



〔英〕罗伯特·莱西著
王丽芝 程华 译

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

东方出版社

〔英〕罗伯特·莱西著

英 国 女 王 伊 丽 莎 白 二 世

王丽芝 程华译 邓蜀生校

东 方 出 版 社

MAJESTY

Elizabeth II and the House of Windsor

by Robert Lacey

Avon Books, A division of The Hearst
Corporation

New York, 1977

根据美国阿丰图书出版公司1977年纽约版译出,原

书名《陛下:伊丽莎白二世及温莎王室》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YINGGUO NUWANG YILISHABAI ERSHI

作者/[英]罗伯特·莱西

译者/王丽芝、程 华

校者/邓蜀生

封面设计/苏彦斌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32 印张12.5 字数277,000

版次/1985年12月第1版 1986年 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501—27,500



东方出版社 出版书号 11453·9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定价 2.60 元

伊丽莎白在1940年
(14岁)时首次在伦
敦发表广播讲话，
激励英国军民抗击
德国法西斯，旁边
是她的妹妹玛格丽
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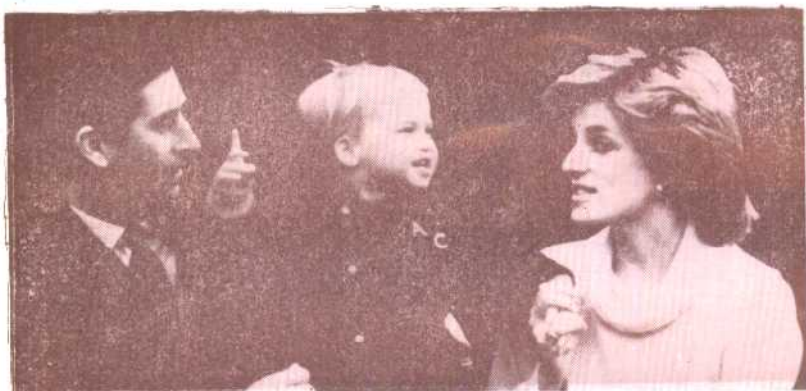
伊丽莎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参加妇女战时服务队修
理汽车。



青年时代的伊丽莎白。



四十九岁时的女王
(1975)



1983年，王太子查尔斯和王妃黛安娜及
他们的儿子威廉王孙（时年一岁半）。



女王和王夫菲利普亲王。后为王太子
查尔斯和王孙威廉，左为王太后。

丘吉尔首相觐见女王。



1971年女王会见日本天皇裕仁夫妇。



1975年女王在印度会见
英·甘地夫人。



1984年6月5日伊丽莎白女王在法国尤他海滩参见纪念1944年盟军登陆西欧四十年周年纪念。

从左起：荷兰女王比阿特丽克斯，挪威国王奥拉夫，比利时国王博杜安，法国总统密特朗，伊丽莎白，卢森堡大公让，美国总统里根。

报刊评论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过去与现在都是庄严的英格兰的活生生的化身。在这本著作中，罗伯特·莱西将历史之潮流与个人生活的细微末节之处揉合在一起，以揭开王室神话的奥妙。本书向你展现的是一位女王的个人品貌。你将看到的是一幅藏在世界上尚存的最大的君主政体幕后的感情与戏剧性的动人景象。是一部成功的女王传记！一个王朝的秘史。“生动、雅致、富有同情心的描绘。”

《华盛顿邮报》

“引人入胜……将闲话与高论巧妙地溶为一体……用一句我原以为我永远不会使用的话来说：值得一读。”

《新闻周刊》

“饶有趣味……充满戏剧性……气势非凡……为之所动……必读之物。”

《芝加哥太阳时报》

“趣味无穷”

《洛杉矶时报》

“‘陛下’一书以尊贵和谨严的笔调满足了对有关王室家族的轶闻的好奇心。”

《旧金山检验者》

“罗伯特·莱西严肃地将一些闲言碎语顺理为异常吸引人的叙述……女王妹妹及其与离过婚的彼得·汤森的不幸的恋情故事，以及后来她与斯诺顿勋爵的婚姻的破裂；温斯顿·丘吉尔的影响；普罗富莫事件；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公爵；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故事。”

《匹兹堡邮报》

“对事实的叙述感人至深……材料丰富，但却无烦琐乏味或赘述之嫌……堪称为现有出版物中对英国君主政体作出的最有理解力的估价。”

《费城公报》

目 录

前言	1
----	---

童年时代

第一章 英格兰祖父	11
第二章 祖母与外祖母的足迹	25
第三章 “丽丽白特”	41

逊位

第四章 威尔士亲王	55
第五章 君主制危机	70
第六章 “必须做点什么了”	86

继承人

第七章 加冕	103
第八章 假定继承人	115
第九章 战争	136
第十章 和平	155
第十一章 订婚	162
第十二章 婚礼	169
第十三章 乔治六世逝世	176

女王

第十四章	即位	189
第十五章	加冕典礼	196
第十六章	女王与丘吉尔先生	206
第十七章	空军上校彼得·汤森	214
第十八章	女王出访	222
第十九章	女王的工作	232
第二十章	玛格丽特公主	244
第二十一章	王权	254
第二十二章	奥特林厄姆勋爵	277

陛下

第二十三章	新家庭	299
第二十四章	菲利普亲王	307
第二十五章	女王与威尔逊先生	318
第二十六章	“负债”	338
第二十七章	周而复始	354
第二十八章	二十五周年纪念	363

附录 1: 王室公爵郡	373
附录 2: 王室家族与税收	375
附录 3: 王位继承序列	376
附录 4: 英国历代国王与女王	377
专名注解	379

封面照片: 伊丽莎白女王 1984 年 58 岁诞辰日检阅皇家
禁卫骑兵

封底照片: 查尔斯王太子和黛安娜王妃。

前 言

如果伊丽莎白二世不是一位女王，是会不会有人为她著书立传的。她的那些私人朋友们常说这是件憾事。由于她的智慧和仁慈表现得那么朴实无华而使得她的性格变得更加令人称颂。然而，有一点还是确确实实的，那就是：当国王使得她出类拔萃，非同寻常。而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她依然以一位极为普通的女人的身份自居，这一点恰恰是一个明摆着的矛盾。此外，还有许多矛盾，它们不仅反映了她个人对生活、对工作的看法，而且还反映了她在全世界亿万人民（不论是不是她的臣民）中引起的反响。而在这样一些矛盾之上，却呈现出一种在二十世纪比较奇特的社会现象：英国立宪君主制不仅得以幸存，而且还很兴旺发达。

因此，本书既是一位妇女的传记，也是有关一个体制的著述，这个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不合乎逻辑的现象，而在作者写作本书时，正是这位妇女居于这个体制的顶峰。在那些承认她为女王的国家，伊丽莎白二世支配着最高权力：她是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正义的来源；荣誉的源泉；教会的最高统治者；整个政府在以她的名义开展工作——“为女王陛下效劳”。首相和内阁是她的仆人，他们在得到她许可的情况下行使他们的一切职权。不论他们有什么样的议会势力，他们也只能“建议”她——决不能命令，只是“推荐”而已。

这些都是就理论而言。实际上，选举出来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政府可以“建议”她去做他们的选民坚持要他们做的任何事。借用约翰逊博士的一句轻蔑的话语就是：“我要把你们从四层楼的窗子里扔下去，并且‘建议’你落到地上。”最后一次一位英国君主否决一项立法已是二百五十年前安妮女王在位期间的事了。而现在，按照宪法规定，如果将女王本人的死刑判决书递到她的面前，她也不得不在上面签字。

然而，在这种疯狂之中却还有着秩序，最高权力就通过这种秩序授予了一位实际上几乎完全没有权力的人。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验丰富的英国政治家们跪倒在一位喜欢在乡下过着一种由马和狗围绕着的生活的、四个孩子的谦逊的母亲面前时，那是由于她的职能就是要使权力与整体的生活相对称。有势之人只是将权力出让了一会儿。权力真正的家在别的地方，而所有给予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荣耀和排场实际上都不过是尊敬，在一个民主政体中，这种尊敬是最卑贱的个人的最高权利了。用她的话来说，陛下，是普通人的尊严——而在她身上也体现出一种希望，在现代国家庞大、不以某个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机构中心，可能搁着一个普通人，一个与其他人一样同呼吸、共命运的普通人。

但并不是说她就是那种普通人了。当你第一次见到她时，你会被世俗的东西所打动：她的眼睛是那么蓝；她实际上个子很矮（五英尺四英寸）；她确实不怎么上相，以至于使你见到她本人时深感出乎意料。然而，尽管由于她的友善和直率使你感到突然松了一口气，可那并不会使你完全忘掉她是谁，她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她是自“征服者”威廉以来英国的第六位女王和第四十二位国王；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其殖民地的女王；英联

邦的首脑。此外，她还分别是其他十个独立国家的女王，它们中既包括象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老自治领，也有如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比较年轻的国家^①，所有这些国家都决定以她为其国家领袖。根据严格的法律意义，对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而言，她都是“首位的伊丽莎白女王”。所以，当她去加拿大旅行的时候，不是作为一个游客，而是该国的挂名首脑。

当英国女王作为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女王时，她又会怎样呢？无人知晓。在理论上，她可以以澳大利亚女王的名义向新西兰宣战，或向英国宣战，但同时，她也是新西兰女王。而她的权力就存在于这种不合逻辑的事情之中。

她是全世界人所共知的人物；她从长长的汽车行列中向外招手，向婴儿微笑。但她认为，她在私下做的工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她必须要在她的各个国家已经决定加以培养的民主的混血状态——君主立宪政体上打上她自己的烙印。这些国家至高无上的程序取决于她的同意，这种同意有时通过代表作出，但相当经常的则是由她本人亲自作出的。不管她在哪里，有关文件都呈交给她审阅，通常是送到白金汉宫后面她的高天花板的房间里。

在大部分时间里，她每天都要在那里呆上几个小时。这里更象是间起居室，而不象个办公室。里面装饰着黑木、金叶和耀眼银器，两三个花瓶里插着刚刚剪下来的鲜花；在光秃秃、但显然是高级的地毯上面，趴着几只小个儿、胖乎乎、但蛮凶的狗；墙上挂着油画。从高高的窗子向外望去，你可以看见草坪和树木，

^① 她所拥有的十一个国家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马耳他、巴哈马群岛、毛里求斯、斐济、巴巴多斯、牙买加、格林纳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按照她的头衔，她是上述每个国家的女王。

它们伸展得那么远，简直可以让你觉得自己正身处乡村的中心。因为白金汉宫的庭院边上是可以划船的湖，其大小可与洋洋大观的伦敦公园相媲美。

每当她在靠窗的书桌旁坐下来的时候，总爱把鞋子踢掉。四周摆着装在皮制或银制相框里的相片：相片上是在令人心旷神怡、微风习习的背景下的孩子、狗、枪和马，桌上堆满了从在“预算日”这天由财政大臣高高举起以作为标志的、已用旧了的急件箱内拿来的文件：在这一天内要发给外交部的重要电报；内政大臣要求签署的命令。而她必须要对所有文件履行手续：阅读、草签、正式签署。

每周要花大部分上午和两、三个晚上的时间“处理文件”，在1936年时，这曾促使爱德华八世认定：作一位立宪君主是“一种苦不堪言的职业”，但他的侄女在应付这一工作时却发展了她自己的技巧。看她阅读文件，就象是在看一个机械扫描器工作。她的眼睛迅速地掠过一行行字，来来回回，几秒钟时间就看完了一页。但是，她显然不是在浏览，因为她常常在她觉得逻辑不通的地方停下来，如果这时你是因为职责的关系、或正好碰巧坐在她旁边的话，她就会严肃地向你问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与她一起工作的人——王宫官员、政治家、外交家——都说，与她见面后你会劲头十足，因为她通情达理的态度使你精神振奋。见到她的人都为她谈话的活跃和固执已见感到惊讶——不过谈话过后回顾起来，你实际上根本不会记得她说了什么过假或冒失的话。同时，她也会表现出一种很少在公开场合显露的品性：幽默感。一次，一位从中东回来的英国大使努力想解释出他不得不去与之打交道的那位政府首脑的性格，他象个心理学家一样，从这个角度谈，用那种方法说，绕了个大圈子，越来越

多地使用冗长的句子，直到最后，还是他的女王把他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

“你是在想告诉我，”女王陛下问道，“这个人神经不正常吧？”

“夫人”、“女王陛下”是在文件和正式场合时采用的称呼。你对她微微鞠躬或屈膝，但不要与她握手。由她与你握手。礼节规定了一种特殊方式，你轻轻地将手伸过去，让她握住你的手指。如果你反过来去握她的手，那是不礼貌的举动。不过，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还是发现，最近人们有意紧紧握她的手。或者他们不知道关于与国王的手掌相接触时的社交细节，也或许他们根本没去留意。她唯一的忧虑是这种事没完没了，从她即位后的四分之一的世纪，以及作为一直比任何娱乐性行业的产品都更成功的班子的明星之一的半个多世纪的趋向表明，她要去握越来越多的手。

等到你该告辞的时候，她会自然地站起身来。经过多年的练习，这一动作是那么自然巧妙，以至于使许多人认为，是他们自己主动结束了这次会见的，她不会硬把你推出门。在以轻松的口吻说完再见之后，她会再特别挽留你一下，使这次会谈尽善尽美。于是，你就会带着她不愿你离去的愉快印象走下楼去。

一切都是轻松、悠闲、出乎意料的令人心醉神迷，与十六世纪时觐见第一位伊丽莎白女王大不相同。但是，这种自伊丽莎白二世于1952年即位之后产生的无情的对比，是基于一种误解造成的。第二位伊丽莎白可能与第一位伊丽莎白具有同样的称号，但是，实际上，她所做的是全然不同的工作。第一位伊丽莎白是国家的行政首长，她个人负有制定政策和将其实施的责任，而且，有权处置任何碍手碍脚的人。